

大秦帝國

孙皓晖

大秦帝国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下卷

孙皓晖



大秦帝國



世纪文景

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目 录

第九章 孤城血卞

- 一 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 449
- 二 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 460
- 三 化齐方略陡起波澜 473
- 四 孤城一片有纵横 480
- 五 战地风雪 大将之心 487
- 六 兵不血刃 战在人心 495
- 七 齐燕皆黯淡 名将两茫茫 503

第十章 胡服风暴

- 一 白起方略第一次被放弃 513
- 二 赵奢豪言 险狭斗穴勇者胜 521
- 三 秦军首败 天下变色 531
- 四 茫茫边草 云胡不忧 543
- 五 林胡骑术震惊了赵雍 553
- 六 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 559

第十一章 雄杰悲歌

- 一 横扫千军如卷席 576
- 二 战国之世的最后一顶王冠 585
- 三 赵雍探秦国 感喟重划策 590
- 四 雄心错断 陡陷危局 599
- 五 一错再错 雄杰悲歌 613

第十二章 士相峥嵘

- 一 秦国第一次力不从心了 634
- 二 完璧归赵 布衣特使初现锋芒 641
- 三 赵瑟秦盆 蔺相如尽显胆识 651
- 四 将相同心 大将军负荆请罪 662
- 五 扑朔迷离的大梁才士 670
- 六 范雎已死 张禄当生 680

第十三章 远交近攻

- 一 离宫永巷深深深 690
- 二 咸阳冬雷起宫廷 700

三	大谋横空出	712
四	远交近攻展锋芒	715
五	借得恩仇大周旋	723

第十四章 对峙上党

一	天险上党地	735
二	三晋合谋易上党	738
三	秦国战车隆隆启动	745
四	长平布防 廉颇赵括大起争端	750
五	相持三年 雪球越滚越大 胜负却越来越渺茫	757

第十五章 长平大决

一	年轻的大将军豪气勃发	770
二	长平换将 赵军骤然沸腾起来	776
三	秦国朝野皆动 白起秘密入军	782
四	等而围之 兵法破例	787
五	金戈铁马 浴血搏杀	796
六	车城大坚壁 白起说阵法	803
七	惶惶大军嗟何及	810

第十六章 秦风低徊

- 一 长平杀降 震撼天下 817
- 二 心不当时连铸错 822
- 三 旷古名将成国殇 827
- 四 君臣两茫然 秦风又低徊 834

一 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

齐王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，三千里齐国崩溃了。

临淄陷落，国人已经深为震撼。然则，国王带着一班大臣与嫡系王族毕竟已经安然出逃，活着的邦国权力依然完整，庶民精壮也还只在国内逃亡，尚没有大量流散他邦，国王只要惕厉奋发立定抗燕大旗，万千齐人便会潮水般汇聚而来，安知不会一反危局？尽管齐人对这个国王积怨甚深，但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，对燕军的恐惧与仇恨已经迅速冲淡了往昔的怨恨。毕竟，举国离乱之时，国王的存在就是邦国的希望。可如今，国王竟然被杀了，无人可以取代的大纛旗轰然倒地了，齐人如何不震惊万分。更有甚者，齐王还是被齐国人在齐国的土地上千刀万剐的。别说春秋战国没有过，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，这也是头一遭。纵然暴虐无道如桀纣，也只是个亡国身死而已。但为君王，哪个被自己的子民一刀一刀碎割了？这亘古未闻的消息，震动了天下君王，更震坍了齐人的心神。人们茫然无措了。齐王不该杀么？该杀！齐王该杀么？不该杀！该杀不该杀都杀了，都城没有了，家园没有了，国王没有了，大臣与王族星散了，所有的城池都不设防了，

这还有齐国么？轰然如鸟兽散，已经麻木的国人们开始了大迁徙一般的举国逃亡，逃往边境，逃往他国，逃往一切没有被燕军占领的城堡山乡。无论逃向何方，总是不能落在为复仇而来的燕军手里。

田单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已经在东去的路途了。

燕军一进济西还没开战，田单已经与鲁仲连分手回到了临淄。一进府，家老便来禀报：已经督促执事、仆人将全部财货装载妥当，族人们也已经聚在了府中园林等候，单等他一回来立即星夜离开临淄前往大梁。可田单却一句话也没说，匆匆进了书房，良久不见动静。看看暮色将至，族人们不禁着急了。田氏举族久为商旅，除了合族公产的外国店铺，家家都是殷实富户，走遍天下不愁生计，只要离开这即将灭顶的战乱之地，兴旺将依然伴随着田氏。唯其如此，田氏离齐是举族公决的既定之策，承袭族长的田单从大梁回齐，为的也是带领族人安然转移。

“总事，”家老轻步走了进来，“族人们都等着。”

“家老，你是老齐人了。”田单回过身来，“当此之时，田氏该走么？”

“……”白发苍苍的家老愕然无语。

“击鼓聚族！”田单断然挥手，“我有话说。”

齐人尚武，大族聚集有军旅法度。石亭下的大鼓一响，散乱在府中的族人迅速赶来，只在片刻之间，合族近千人在后园池边的竹林草地间聚齐了。田单踏上池边那座假山时，族人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素来一身大袖长衣的田单，此刻一身棕色皮制软甲，手中一口长剑，脚下一双战靴，只差一领斗篷一顶铜盔，活生生一个威严将军。

“凡我族人，听我一言，而后举族公决。”族人们惊讶疑惑之时，田单一拄长剑开口了，“田氏虽商旅之家，却是王族支脉，齐国望族。当此邦国危难之际，田氏若离开临淄，纵然商旅兴旺举族平顺，于心何安？”

“族领之意，究竟如何？”一个族老嘶哑着声音问。

“田单之意，”田单慷慨激昂道，“我族兴亡，当等待国运而定。若齐军战胜，邦国无忧，田氏便可离齐。若齐军战败，田氏当与邦国共存亡，与国人共患难！”

暮色苍茫之中，族人们沉默了。对于早早已经做好迁徙准备的族人们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决断。百年以来，自从这一支田氏从官场朝局游离出来走上商旅之路，田氏一族就对国事保持着久远的淡漠，六代相传，没有过一个

人做齐国官吏。时日长了，“在商言商，国事与我无涉”成了田氏族人的传统规矩。心无旁骛且不乏根基，精明的田氏商旅蓬蓬勃勃地发达了起来。齐威王以来，齐国总是巧妙地躲闪着中原战国之间的恩怨纠葛，没有在本土打过一次惨烈的大仗，国势蒸蒸日上。及至这个齐王即位吞并宋国，齐国一时极盛，齐王还做了与秦王对等的东帝。如此一个强势大邦，自然无须奔波商旅的田氏去关照。田氏的商旅大业，也恰恰在这时达到了极盛之期。也许当真应了那句老话，盈缩之期不可测。倏忽之间，齐国莫名其妙地乱了，事情也多了。田氏这个年轻的族长，也似乎在悄悄改变着田氏传统，变成了一个秘密与闻天下兴亡的人物。然则，尽管田单与鲁仲连及孟尝君的过从在族中人人皆知，但族人们却只将这些事看做年轻族长的名士做派，谁也没有仔细想过会对族人族业如何如何。今日这一突兀决断，顿时使族人们对眼前这个扑朔迷离的族长清晰起来——田单不是正宗的恪守祖制的田氏商人，他要将田氏的商旅命运绑缚在邦国兴亡之上，这是商旅家族的正道么？

可田单的一番话正气凛然无可辩驳。虽然是久在商旅，可田氏家族在商人中总保持着一种骄傲的王族老国人的气度格局，与异国同行但说齐国，离不开一句开场白“自田氏代齐以来如何如何”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族长的话当真不合我心？

突然，一个年轻的声音从人群中飞了出来：“族领说得对，田氏与邦国共存亡！”立即有一片后生应和：“好！留下打仗，见见战场！”人群便哄哄嗡嗡地议论起来。

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來，府中风灯早已经收拾了起来，族人们点起了原本准备走夜路的火把，将池边照得一片通明。坐在最前面石墩上的几个族老连忙聚到一起低声会商，说得一阵，几个老人一齐站起，一齐将手中竹杖抱在了胸前。

“肃静，听族老说话。”田单高声一句对着老人一拱手，“族大父^[1]请。”

老人壮硕健旺，竹杖笃地一点跨上了池边一方大石：“老夫等几人商议了一番，以为田单所言极是。田氏久为商旅，毕竟王族国人。大军压境，国难当头，岂能在此时一走了之？国胜则走，国败则留，方显田氏本色也！”

“族老议决，族人以为如何？”田单高声问了一句。

[1] 大父，战国时对祖父的正式称谓，族大父，即族中祖父辈人物。

族人们火把齐举，一片高喊：“国胜则走！国败则留！”

“好！”田单一举长剑，“自今日起，田氏举族以军法定行止。这座府邸便是合族营地，各家自成军帐驻扎，做好起行准备，随时听从号令行事。”

“嗨——”池边近千人一声整齐呐喊。

一时之间，田单府邸变成了一座奇特的军营，池边草地林木假山厅堂院落，到处都扎满了帐篷。商旅生涯原本是四海游走的生计，旅途结帐野居更是家常便饭。各家分头动手，各色帐篷在火把下迅速立了起来。

田单下令，原本装好的兵器车辆全数打开，长剑分发精壮，短剑分发少年与女眷，一百副机发硬弩分发给曾经修习过强弩术的技击之士。兵器分派完毕，田单将寻常护送商旅的三百名骑士与族人中持有长剑弓弩者混合，编成了一支六百人的“族兵”，分做六个百人队，每队五十名骑士、四十名长剑步卒、十名机弩手，组成一个精悍完整的战场小单元。另外四十名机弩手配备了战马，与商社百骑编成一支“飞骑策应队”，由田单亲自率领。

这商社百骑与护商三百骑，都是从咸阳与大梁的齐国商社专程赶回临淄护送迁徙的。骑士没有一人是田氏族人，而全部是田单在既往商旅中收留的难民精壮训练而成，骑术精湛武技高超，曾被鲁仲连多次“借用”，实则一支职业骑兵。从燕军大举攻齐的消息传开，田单估量情势，要以重金遣散这些骑士。可骑士们慷慨激昂，立誓“与总事共安危”。田单反复思忖，纵是遣散，骑士们也是无家可归，仓促间却到何处立身？便与骑士们商议，将他们暂时编成田氏家兵，但有机会，将其送入齐军建功立业。骑士们大是兴奋，异口同声一句：“刀兵来临，我等只跟定总事！”正是有了这四百名劲健骑士，田单才举一反三，将族人精壮与骑士混编成军，一支家兵立时成就。

成军事定，田单立刻聚集族老并各家家长，一番细密商讨，将全族分成了六支“车行部伍”：财货粮食与老幼女眷全部上车，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充当驭手，每部一个百人队两翼夹持护卫。方略商定，族老与家长立即行动，一个时辰方过，各队人口编排就绪。

三更之后，田单一声令下：“所有车辆，全部安装铁笼！”

田氏商旅大族，合族各色载货车辆两千余。此刻集中到货仓车马场的，却只是六百多辆异常坚固、宽大车身车轮全被铁皮包裹的牛车，其余轻巧车辆全数被

裁汰。寻常时日，这种车辆专一运送铁料盐包，由两头肥壮的黄牛驾拉，最是吃重且耐得颠簸驰驱。饶是如此，田单还是早早便给这种牛车打造了一件奇特物事——铁笼。

铁笼者，笼住车轴之铁具也。外有一尺铁矛状笼头，根部是一个厚有三寸带有十个钉孔的圆形铁壳，卡在车轴顶端，用十个大铁钉牢固地钉在车轴上，与整个车轴结为一个整体。寻常商旅车队互不相撞，铁笼自然无用。然则若是千军万马的战车战场，这铁笼便可大显功效。敌方战车无论如何也不敢并行抢先，或撞上来翻车。究其竟，铁笼本是春秋车战时期的特殊“兵器”，随着战车的淡出，也早已经成为罕见物事。田单经管商事日久，有了一种凡事不忽视细节的习惯，在仔细谋划有可能遇到的险境时，不期然想到了“临淄商旅渊藪，万商争迁，车流抢道”的危险，于是早早打造了几百副这种早已经被遗忘的铁笼。

风灯火把之下，数十名工匠一个时辰将铁笼叮叮当当装好，黑黝黝大铁矛成排列开，衬着铁皮包裹的车身车辕，一片铁色青光触目惊心。

田单一挥手：“二百辆车载人，立即分派各部伍。四百辆车装货：一百辆盐铁，两百辆粮食干肉，十辆药材，其余九十辆装载财货。”

“总事，”家老低声道，“财货原本装了三百辆，九十辆，只怕少。”

“财货精简！”田单毫不犹豫，“珠玉丝绸珍宝类全部坚壁，只带生计必需之物。”

“明白。”家老一声答应，匆匆去了。

整整一夜，田氏部族终于收拾妥当。次日午后时分，惊人的消息传来：触子的四十三万大军在济西全军覆没。当夜，临淄城商人开始了秘密大逃亡。唯有田氏部族岿然守定府邸，捺性等待着齐军最后一战。三日之后，达子战死，二十万大军作鸟兽散了。然则，更令都城国人震惊的是：田氏王族并一班大臣，竟连夜悄悄逃出了临淄。就在那天夜里，临淄终于爆发了逃亡大潮，到天亮时分，临淄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。也就在这天夜里，田单痛心疾首地断然下令：全族起程，东去即墨^[1]！

即墨，与这支田氏部族有着久远的渊源。

[1] 即墨，战国齐邑，今山东平度县西南地带。

作为王族支脉，田氏代齐之初，田单族祖先被分封在即墨。那时，即墨是齐国东部最大的城堡，也是齐国的东部屏障。说是屏障，主要是预防东夷侵扰。到了春秋末期，东夷经过齐桓公发端的百余年“尊王攘夷”，大体上已经被齐国化成了农耕渔猎的齐国民户。作为举族为兵掠夺袭扰平原农耕的东夷，事实上已经星散解体了。正因如此，齐国东部也没有了经常性威胁，即墨的要塞屏障地位也渐渐淡化了。领即墨封地之初，田氏部族也是举族为兵，全力追剿残余的东夷部落。及至大局平息，田氏利用即墨近海之便，渐渐拓出了一种独门生计——利用海路做海盐商旅。即墨出海，北面可达辽东与高丽^[1]，南面可达越国琅邪，东面则可达更远的东瀛诸岛。齐国的海盐有两处产地，一处是临淄北部的近海区域，另一处是齐东近海区域。而齐东海盐，以即墨为集散地。时当田齐立国之初，对各个田氏部族的控制很是松散。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利，即墨田氏的海盐生意便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。先是田氏商船从海路冒险向外输送海盐，换回辽东兽皮越国剑器等各种稀缺物事；后来则是辽东、高丽、越国、东瀛的渔船捎带从即墨贩运；再后来，诸多海船冒险前来，载着大量珍奇之物换取海盐。趁着商旅生计的旺势，田氏铸造了一种自己的刀币，上刻“節墨”两个大字，专一用于海盐交易结算，被商旅称为“即墨刀”。有了即墨刀，盐铁生意如虎添翼，倏忽二十年之间，即墨田氏发成了最殷实的王族封地。

然则好景不长，精于经营的即墨田氏没有料到，即墨刀给举族带来了厄运。

即墨刀一出，“即墨田氏囤积盐铁，私铸刀币，图谋不轨”的风声渐渐吹到了临淄。不久，即墨田氏的在国族长被齐桓公田午召了去^[2]。桓公皱着眉头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即墨田氏擅长商旅，便去做商。土地官爵么，让给别个。”于是，田氏族族长立即被削爵罢官，即墨封地自然也没有了。从那时起，即墨田氏永远离开了即墨，带着失意的寥落踏上了商旅之路。后来，田氏王室对王族支脉的控制越来越严，即墨田氏离王室王族与齐国官场越来越远了。但是，老根总是老根，无论朝野，人们只要提起田单一族，总是呼为“即墨田氏”，连田单部族的族老们数落起旧事，也是一口一个“俺即墨田氏如何如何”。

[1] 战国初期，辽东与高丽曾经被齐国夺取数十年，后归燕国。

[2] 齐国有两个桓公，一为春秋齐桓公姜小白，一为战国齐桓公田午。

小城即墨，是这支田氏的族徽，也是这支田氏的圣土。回到久远的故乡，也许还会为这支田氏杀出一条新路来。

出得临淄，一片车马汪洋。临淄向东去海的官道素称“天下大道”，六丈余宽，路面夯土修筑，道边三层参天绿树，道边排水的壕沟抵得小诸侯国的灌溉小渠。任是何国商旅，只要走得一趟临淄大道，莫不由衷赞叹：“齐国通海大道，冠绝天下也！”寻常时日，纵是盐铁生意最旺的时节，这条通海大道也从来没有过车马拥挤。如今迥然不同，遍野火把，遍野车马，暗夜之中远远望去，根本不晓得大道在哪里？东逃者大多是商旅大族与国人富户，动辄大车数百马匹上千，骤然间从临淄及齐国西部的所有城堡拥来，直是车马如潮人流如海，密匝匝遍布原野，却去何处找路？纵然找到那条通海大道，又如何挤得上路面？

“总事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久有商旅阅历的家老束手无策了。

田单长剑一挥：“族人听了：百骑开道，我自断后。避开大道，直向旷野！”

发令方毕，田单身边的六支螺号呜呜长吹，六队车马甲兵顷刻间排好了次序，又一阵螺号，田氏车马队辘辘启动，两侧甲兵护卫，硬是在车马汪洋中缓缓移向旷野。堪堪将出车马海洋，西北方向却突然大片车马拥来夺道。

外围家兵连声呼喝：“这里不是官道，闪开。”

“燕军来了，快跑啊！”遍野车马呼喊狂奔，不顾一切地压了过来。

喀喇喇轰隆隆，两片车马无可避免地山一般相撞了。骤然之间，一片人喊马嘶，横冲直撞压过来的车马大片翻倒，田氏车队队形大乱，却没有一辆翻车，只惊得牛车队的黄牛们“哞哞”一片长吼。田单已经从后队飞马赶来，摇动火把大声呼喊：“燕军尚远，莫得惊慌。各自分路，拥挤只能自伤！”左右家兵族人也跟着齐声呼喊，潮水般的混乱车马才渐渐平息下来。对方一个首领模样的老者举着火把查看了一番双方车辆，连连惊叹：“噫呀！铁笼现世了。匪夷所思！娘的，老夫俺如何没想到这一层？”说着一拱手，“敢问贵方族领高名上姓？”一个族人不无骄傲地高声道：“即墨田氏。不要问了，快收拾车马。”老人喟然一声长叹：“望族也！能出此奇策，即墨田氏气运也。”说罢转身高声呼喝，“族人听了：整顿车马，跟定即墨田氏走！”

田单远远听得明白，低声吩咐家老：“都是逃战，要跟者莫得阻拦。”

“车马太多，目标大，燕军追来如何是好？”家老立即急了起来。

“田氏与国人共患难，顾不了许多，走！”田单一挥手，螺号又呜呜响了起来。

如此三日，田氏车队后跟上了浩浩荡荡的几千辆牛车马车，虽则走得慢，却也不再遍野抢道乱闯。这一日横渡潍水，正逢夏日大水之季，其余部族装载财货的牛车马车大部分轴断轮折沉陷河水，财货也大部被大水冲走，小部分过河车辆也大都是车身损坏难以行走，一时间两岸哭喊连天。

田单镇静，下令给全部车轴铁笼各绑缚二十条粗大麻绳，青壮族人与家兵全部下水，在牛车两边拽住绳索，借着大水浮力将车辆半托在水面缓缓行进。虽是慢了一些，却是一人一车未折，全数到达潍水东岸。引得两岸狼狈不堪的人群歆羡不已，一片赞叹敬佩。再过胶水，其余部族的车辆几乎损毁净尽，唯独田氏车队如法炮制，过水完好无损。两道大河一过，田单的名字已是人人皆知了。

过得胶水又走得两日，距离即墨还有三五十里，越来越密实的帐篷营地一望无边。田单登上一个山头瞭望，各色帐篷营地竟一直延伸到即墨东南的沾水河谷。粗略估算，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。狼狈的难民们一边忙着野炊，一边高声嚷嚷着各自话题，人声鼎沸哄哄嗡嗡，甚也听不清楚。虽然东逃者大多是富户商旅，可眼下却都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，全然没有了任何礼仪讲究。显然，这是最早出逃的国人，除了些许粮食，大约所有的财货都被几道大水留下了。

田单看得直皱眉头，这即墨令如何不放难民入城？如此遍地炊烟，简直是在指引燕军的追杀方向。思忖片刻，田单唤过家老低声叮嘱几句，带着两名剑术精熟的骑士从帐篷营地间寻路直奔即墨。

即墨城正在一片惊慌混乱之中。

此时的即墨令轸子，原本是齐军的一个车战大将，年逾六旬，刚猛健壮不减当年。由于即墨为东方屏障，这里始终有三五万守军，即或在齐湣王聚集大军的时日，即墨的兵马也没有被西调。正因如此，闻得齐国西部城池守将纷纷弃城逃亡，轸子气得咬牙切齿，发誓要在即墨与燕军决一死战。正在厉兵秣马之时，难民潮铺天盖地涌来，轸子顿时慌了手脚。放难民入城么，五六万人口的即墨小城如何容纳得这源源不断的汹汹人潮？纵然是富户逃亡自带粮草，可这饮水、柴薪、房屋、食盐等又如何解决？全城只有几十口水井，只这一个难题不解决，几十万人便得干渴而死。不放难民进城么，作为齐国最后时刻的唯一一座军备完整的要塞城池，又如何向国人说话？若城外变成了燕军屠场，身为齐国大将，有